

序跋精粹

写给大朋友们

刘云耕



多篇日记里相继出现了“在家闷得压抑”“心太累了”“无聊极了”等表露郁闷心情的词句，还将“去学校”VS“待在家”，矛盾心理重重，两难选择。

“妈妈，请不要对我发火”和“‘优姐’吐槽会”这两个章节共24篇，真实记录了悠悠与爸爸妈妈的激烈冲突和“优姐”愤愤然的吐槽。悠悠在日记中戏称自己为“优姐”，有时她也自称“本殿下”“神兽”等。悠悠冲动逆反，爸妈怒气冲冲，悠悠在日记中戏称自己为“优姐”，有时她也自称“本殿下”“神兽”等。悠悠冲动逆反，爸妈怒气冲冲，悠悠在日记中戏称自己为“优姐”，有时她也自称“本殿下”“神兽”等。

“考个好成绩感觉真好”和“一场糖果雨”两个章节共22篇，悠悠写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、老师和同学、友谊。老师在考试前的一声叮嘱，在得奖时的一个微笑，在考出好成绩后的一份加餐……或许老师早已淡忘，在悠悠心里却会激起如此波涛。班级同学间的一次闺蜜约会、一堂体育课的游戏、一个调皮男同学的意外闯祸……都会给悠悠留下深刻的记忆。

“啊”的连续剧”和“我的‘护身符’——奶奶”这两个章节共22篇，主要写了祖孙情深和家庭生活中的各种趣事。《我的“护身符”——奶奶》写悠悠惧怕爸爸，爸爸下班就是她的“噩梦”，现在奶奶全程坐在边上，爸爸一发火就被奶奶压住，文中洋洋得意，溢于言表。《爷爷教我上海话》和《我教爷爷骑智能平衡车》，写悠悠跟爷爷学会了很多年前上海滩流行的沪语儿歌，爷爷跟悠悠学会了骑当今街上年轻人流行的智能平衡车，爷孙互教，其乐融融。《“啊”的连续剧》和《抢红包》记录了悠悠自己拔牙时全家前后不绝的“啊、啊”声和除夕之夜家属群里点燃了发红包的“战火”后全家老少独特的欢乐。亲人、宠物、玩具……在悠悠的日记里充分体现出了她的儿童情感和奇思妙想。

“为什么教练的心那么‘狠’？”和“我喜欢绍兴”两个章节共20篇，是悠悠学游泳、溜冰、网球、舞蹈和外出旅游的感受、遐想。到绍兴鲁迅故居，看了百草园、三味书屋，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写的原文真难读懂，于是调侃自嘲：鲁迅先生太能写了，却苦了我——一个小学生。他居然手没受伤，换上我估计手写得断了。鲁迅小时候的自我警示、他的名言等都触动了悠悠。

《我想尖叫》也是一本年轻父母勇敢、坦诚、真实地曝光自己家庭教育的书，我们在书中既可以看到他们热爱自己的女儿，为帮助女儿，尽力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，但同时披露了他们有时简单、粗暴、传统的教育方法，供更多的年轻父母比照、借鉴或警戒。所以说，这虽然不是一本传授年轻父母怎么做家长的教科书，但它却是一本可以启迪年轻父母怎么去做一个优秀家长的书籍。

（本文为《我想尖叫——悠悠日记》代序）

倾听孩子的心声，探寻教育的智慧

——品读《我想尖叫——悠悠日记》

周国平

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，由两个部分组成。主体部分是女孩刘月珥（小名悠悠）小学三至五年级的日记以及少量作文，共100篇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另一个部分，就是刘云耕先生写的前言和59篇点评“爷爷的话”，虽然占的篇幅相对少，却使这本书超出了儿童读物的范畴，成为一本召唤今天中国家长和教师共同探寻教育智慧的喻世之作。

这本书的问世似乎出于偶然。悠悠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，她是给自己写的，压根儿没想到会发表，家长也绝无这个念头。到小学毕业时，她写了满满两本。征得孙女的同意，刘云耕读了这两本日记，深受震动。悠悠是一个阳光女孩，日记中不乏欢畅温暖的叙述，但是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个幼小的心灵还经历了许许多多烦恼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悠悠的烦恼是一代孩子的共同烦恼，反映了今天教育的普遍问题，于是产生了出版这本书的想法。

值得敬佩的是，虽然悠悠在日记中对爸爸妈妈有许多吐槽，还有一些篇幅描述充满火药味的家庭场景，她的爸爸妈妈仍然同意公开这些日记，坦诚曝光自己家庭教育的得与失，以供今天的家长们切磋和思考，这的确是勇气和大爱之心的体现。

事实上，悠悠的日记非常适合做这样的文本。首先是因为，这是她为自己写的私密日记，十足原生态，而她是一个率性的孩子，心直口快，在日记里同样如此，直抒胸臆，一吐为快，如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心里活动。过重的学习负担，家长增添的各种课

外班，由此引发的家庭争吵和争吵后的愤懑……这些在许多家庭中上演的场景，悠悠仿佛代表一代孩子喊出了对此的抗议。再者，悠悠是个小机灵，很善于思考。请读一下《“优姐”吐槽会》中“家长攀比”这一节，她把今天家庭教育问题的症结讲得很到位，就是望子成龙，攀比，剥夺孩子的快乐。再请读一下《为什么小朋友没有权利？》，她把亲子平等、家庭民主的道理讲得很透彻，简直是一篇儿童人权宣言。最后，总的来看，悠悠身心生长良好，她学习成绩中上，爱好阅读，喜欢游泳、打网球、攀岩、溜冰等体育运动。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，她虽然有烦恼，但并不是一失败者，实际上还适应得比较好。正因为如此，她对弊端的感受是毫不夸张的，她的倾诉是更有代表性的。

童言无忌，智者有心，听懂孩子的心声是需要智慧的。否则的话，听到的就只是任性、淘气、胡闹，因此心生厌烦。或者，由于所谓隔代宠，听到的就只是委屈和娇嗔，因此盲目呵护。刘云耕是慈爱的长辈，更是一位智者，他的爱是有大格局的。他疼爱孙女，也关爱天下的孩子，对教育问题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，因此，他读悠悠日记的时候，才会发出许多思绪，内心不能平静。在“爷爷的话”中，针对悠悠日记的相关内容，他表达了诸多睿智的见解，我有强烈的共鸣，这里择其要者略述一二。

主题是家庭教育，即今天如何当父母。成为父母是自然之道，当合格的父母则需要智慧。父母的智慧体现在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，针对今日的

现状，我认为刘云耕所讲有三点尤其值得重视。一、父母要关注孩子的心理，学会读懂孩子的心理秘密，了解他们与成人不一样的观察眼光和思维方式。二、要营造民主的家庭氛围，尊重孩子，平等对待，亲子之间愉快地沟通和交流。三、在孩子的学习上，既要响应和激发兴趣，又要建立适当的规则，科学地把握“引”和“逼”的分寸。这三点正是今天的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，常见的情形是，父母不懂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懂孩子心理，在家里搞一言堂，只用“逼”的方式让孩子学习。究其原因，诚然与父母的素质有关，说明当了父母就必须提高素质，逐步增长教育的智慧。然而，有一个问题在阻碍父母们提高素质，增长智慧，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父母们的严重焦虑。

刘云耕认为：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，年轻父母的焦虑大都由此产生，亲子冲突也多因繁重的学业压力、家庭作业、种种校外班等矛盾的积累所引起。我曾经说：父母们的焦虑是压在中国孩子心灵上的最沉重负担。现在我要补充说：这个焦虑也是堵塞中国家长的教育智慧的最大障碍。在焦虑的重压下，人不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，一切只能唯唯应指挥棒是从。其实，在任何环境中，人总是有一定的选择自由。正如刘云耕所说：如果家长和教师能站在孩子一边，理解和同情孩子，用你们自身的力量和方式去缓解应试教育这个负担，减轻孩子的学业负担和心理负担，那就是孩子的福音了。焦虑堵塞了教育的智慧，而倘若你能够站得

高，看得远，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把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一生幸福放在第一位，这便是大智慧，用这个大智慧解除焦虑，探寻教育智慧的大门也就向你敞开了。

刘云耕比我小一岁，我们是同代人。我的人生季节有些脱离常规，在当爷爷的年龄上，子女却是今天应试体制下的受教育者。然而，我发现，不管隔不隔代，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，我们的态度和认识高度一致。我由此想到，对于所谓隔代宠，应该是细加辨析的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当年成长的环境和今天很不同，不存在应试攀比和激烈的功利竞争，因此对今天的教育状况会有警觉。同时，年龄和阅历也会使我们着眼于人生的整体品质，看轻短平快的得失和表面的荣誉，心态比较平和。所以，“爷爷的话”是值得今天的年轻父母认真思考的。当爷爷奶奶辈的人心疼孩子在应试体制下所受的痛苦，试图保护孩子的时候，这决不是无原则的隔代宠，而是超越代际的善良人性和智慧在发声。

最后，我想说，这本书不但很特别，而且很及时，正是今天迫切需要的。我们不能等待应试体制改变的那一天，孩子在迅速长大，等不得，做家长的必须自己负起责任。让你的孩子现在就身心健康，快乐成长，你是第一责任人，无人能够替代。倘若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这个觉悟，从自己做起，就会形成一种力量，或许将促使中国教育逐渐发生良好的变化。

2021年5月12日

向彼岸：也说《汉广》与《蒹葭》

刘摩诃

老生常谈云，中国诗歌，源远流长，其发源滥觞，则在《诗经》。又云，《诗经》，尤其《国风》之作，善于写情，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展开，把人生的喜怒哀乐淡淡吟叹，所以，相似的情感，在不同的诗歌中，表现却各不相同，各有各的身段与姿态，而各具个性。旧说如此，自非陈言空语。比如著名的《周南·汉广》和《秦风·蒹葭》，两首诗有共同的主题，即企慕而不得；但两个诗人在求不得之后又有着迥异的反应，便能看出人的不同来。个性与共性交织，既有鲜活的生命跃动，又能展现普遍的追求与永恒的向往，伟大的诗篇，本应如此。

佛教讲人生“八苦”，“求不得”是其一。可望而不可即，求之而不可得，这是人类一种基本而永恒的痛苦。《汉广》所写是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”，在汉水的对岸，远远望见美好的女子，却无法去追求她。因为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”，汉江啊太过宽广，游不过去，甚至连舟楫也无能为力。诗人只能不断幻想着成亲时去迎亲的场景：“翘翘错薪，言刘其楚。之子于归，言秣其马。”“翘翘错薪，言刘其楚。之子于归，言秣其马。”又不断陷入幻灭：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”诗歌中的汉水仿佛是传说中的弱水，成为无法逾越的天堑。《蒹葭》中“所谓伊人”则永远“在水一方”，任凭诗

人如何“溯洄从之”、“溯游从之”，总是无法接近。

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江河如何宽广，人们总是有办法渡过的，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”（《卫风·河广》），事实诚如此。但人生中却永远无法靠近的人，有达成不了的愿望，这才是两首诗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吧。这样的意思很哲理，不过诗歌却绝非哲理诗，它们所写的只是毫不犹豫投身其中的生活，在困顿中依然汹涌澎湃的情感，所展现的便是遭遇这生活、燃烧这情感的那些活生生的人。

《蒹葭》的诗人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。纵然“伊人”仿佛不可接近，他却不放弃尝试，有时逆水而上，有时顺流而下，不断寻找道路，哪怕理性明明告诉自己，伊人“宛在水中央”。古希腊传说中，女祭司希洛在达达尼尔海峡这头的高塔上点燃明灯，对岸的情人利安得则投身黑夜中的大海，游向爱人。某夜风暴吹灭灯火，利安得迷失方向，溺死海中。后世的诗人反复歌唱这个故事。济慈（Keats）这样咏叹：“伧僚忽忽兮利安得，沧空海兮少年郎，奋身不顾兮向死亡。”（Sinking bewilder'd 'mid the dreary sea. / 'Tis young Leander toiling to his death.）爱的诱惑，让人一往无前，哪怕那道路通向死亡。《红楼梦》里面，贾瑞不是同样死在仍在贪看风月宝鉴，不肯放手么？不同的是，利安得奔赴的是两情相悦的爱情，而贾瑞赴蹈火却只为一念痴念、满腔色欲，

自然便有百尺楼上与地下之别。高下之别虽然如此，但遥望着水的那方而上下求索，这却是一样的。行动力之有无，区别的本不是高尚与卑劣，而是生命力的弱与强。

这样一比，不能不说《汉广》的诗人热情有余而力量不足，大概算个幻想派。诗歌第一章，写他看到了对岸的游女，然后感叹汉水而不可渡。试取汉水比较达达尼尔海峡，孰为宽广，孰为衣带之水，应是一目了然的吧。就算泳不可过，舟航总非难事，可是我们的诗人在诗歌的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就只是幻想着秣马迎亲，然后突然惊醒汉广不可泳，江永不可方。幻想旋生旋灭，真如水上沤沫一般，而实实在在在追求的行动，却看不到。这样看来，这个诗人是个胆小自卑而喜欢空想的人，相比《蒹葭》的作者，不免软弱太多。

当然，这只是就诗歌所呈现的抒情主人公所作的比较，如果就诗论，《汉广》却不失为一首可以比肩《蒹葭》的好作品。因为它很成功地表现了那种幻生幻灭而旋起旋灭的情感。空濛、迷茫、绵长，人的一生之中，少不了品尝这种滋味的时刻，不是吗？

不过，也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两首诗的不同。在水那方的伊人，真的可求而得之吗？似乎《蒹葭》的诗人更倾向于积极的回答，而《汉广》的诗人则是悲观的。积极者会认为，美与爱，就算遥远，却并非无路可致。故而毫不犹豫展开行动。悲观者却

会想，美与爱看似可求，一旦靠近，却会失落，甚至会向丑与根的方向转变；而使美与爱恒久不变的方式只能是让其停留在幻想中，唯有颠倒梦想在我心中，不虞其失落与变质。因此他只幻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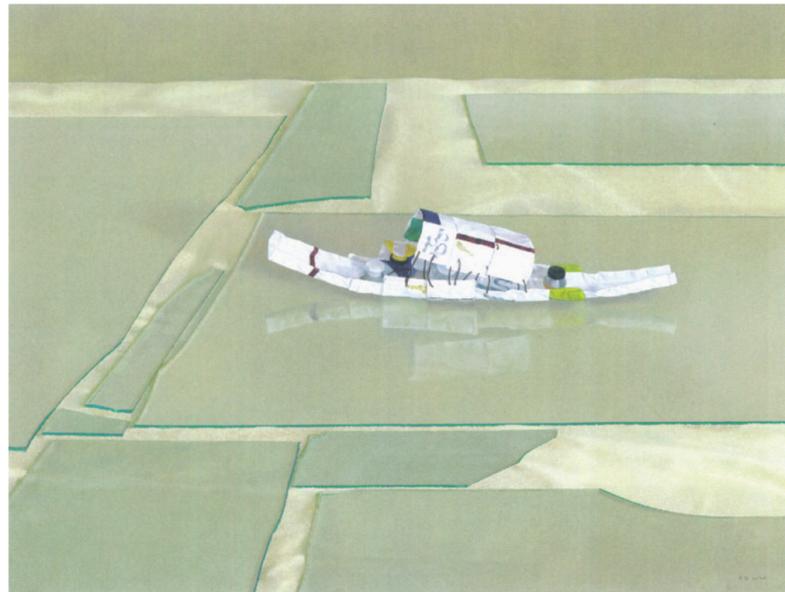
这第二种理解并非毫无根据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是大海上的三神山，它们是神仙居所，象征着永恒与完美，当然也可以视为在水一方的“伊人”。秦汉的方士们如是描绘三神山：没到跟前的时候，望之如云，盈盈满目；真靠近了，三神山反而像在水下。如果不放弃，还是想上去，就会有风来把山吹走，总之无法登临。（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未至，望之如云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临之，风辄引去，终莫能至云。”）何况明白仙山之不可接近，一般人的选择最多也就去到蓬莱，期待亲眼目睹，然后存之心中，作为日中的渴望与夜里的梦想。这近于《汉广》。可总会有秦皇汉武，相信自己能占有永恒与美好，徒劳地派方士入海访寻仙山和山中的不死药。这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类似《蒹葭》诗人的做法呢？

秦皇汉武们不明白，真实的海洋是有尽头的，人心的欲海却茫茫无涯。渡不过的不是深水与大洋，而是人心的欲望；得不到的不是美好，而是美好的完满与永恒。于是秦皇汉武莫能不与《蒹葭》诗人相提并论。前者何曾亲眼确认过神仙世界的存在，不过是心里怀着不死的贪欲，便心甘情愿接受欺骗，驱使千万人去为自己的迷狂奔忙，甚至送死。

而我们的诗人并不如此。他真实地望向伊人，看到美，确信值得去追求。于是在萧瑟西风中，在泓秋水这边，他出发找寻渡口，哪怕心知道途途漫漫，却依旧怀着美好。他不知道，凝望着彼岸的，彷徨中伸出手，渴望触摸美好的那个人，置身在天地苍茫间，这也是美好的景象，甚至是更大的美好。正因为怀着美好而非贪婪，不停息地梦想与寻求，才不知不觉中步入美好的疆域，化作美好本身。这样的自己终究会与永恒的向往融为一体。那个拿萨勒木匠之子曾说：“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，就得着；寻找的，就寻见；叩门的，就给他开门。”是否可以如是理解呢？

这样想来，《汉广》的痴想还是与《蒹葭》、与利安得一样吧。虽然个性迥异，力量不同，但是永恒地激励着人类，也最终成就人类的，是相同的对美好的向往。

“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！”我们都到彼岸去吧，美好在那里。



野渡 (油画) 齐新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